

早起

尹荣方



中外智者都痛恨人们早晨贪睡。犹太学者哈尔其纳斯说：“晨贪眠，午贪杯，流连儿戏，置身不知经者的聚会，这将弃一个人于世界之外。”贪睡的恶果，他说得十分严重。中国古代哲人也深恶人之晏起，《颜氏家训》要人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院，这是人人知道的。

明人黄淳耀《甲申日记》《正月三日》以自己晏（晚）起是“一过”，并记道“是为可惧也”。正月三日是大年初三，黄偶然晚起，竟如此顶真，今人读来或有不解，然在黄应该是认真的，说明他修持待己之严，不然他也不会巴巴地写于日记，同时作深刻检查了。

江苏巡抚何璟，论曾国藩之成功，以为主要有二条：一为曾“不诳语”；二为他“不晏起”。这里且将何璟的话今译如下：

（曾国藩）报朝廷的奏章，给僚属、亲友的信札，就我所见，未尝有欺人掩饰的。即使抚慰远人，对待降将，也必推诚布公，言皆质实。中外远近之人，都信服其为人认真不苟。无论在军中在官署，早晚不曾稍懈；不管风雨飘摇，还是疾痛忧郁之时，他都是鸡鸣即起，夜半始睡，几十年如一日也。

不说曾文正公的“不诳语”，即讲诚信，何璟所谓他的“不晏起”，当是事实，《曾文正公家书》说“黎明即起”是他家的家风，他还说过“作人要从早起起”。

早起是贯彻儒家“勤”的做人原则，天道酬勤。勤与诚一样，儒家以为贯通天人，是人生之大关节所在。天是“诚”的，你看春天过后是夏天，夏天过后为秋天，秋天过后为冬天，天绝不隐藏什么，它诚实无私，决不私覆什么地方。同时“天行健”，你看天上的日月星辰在不断运行，这就是天的勤。人法天，则可以达到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，所以我们做人也要讲诚讲勤，也要不断努力。我相信自觉践履儒家的这种人生信念的人并不少，前举的黄淳耀是一例，曾国藩也是一例。如此，则何璟之赞曾国藩平生“不诳语”、“不晏起”，是对曾之莫大赞誉也。我们今人固不必从法天角度去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，然这种早起的崇勤精神，还是值得我们玩味的。

我的学生中，多早晨懒床者，除了曾国藩的故事，我还给他们讲清代诗人赵翼目击的清代皇子们的读书情形：赵翼在军机处值班，黑暗中残睡未醒，时复倚柱假寐。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，则皇子进书房也。

写到这里，忽然想到西方的一句谚语：“早出的鸟能捉到虫子吃。”贪睡的朋友，何不深长思之。

半边床

高低

有一夜，夫妻俩吵得很凶，还摔了东西。趁着江原上过道去拿扫帚和畚箕的时候，他妻子“乓”的一下关上了门，并给锁拧上了保险。

江原气得踢起门来，外公闻声起床，劝阻了他，并“腾”出靠墙的半边床，让外公跟自己睡。打那以后，江原的外公每夜躺下，就下意识地只睡朝外的半边床，以便外公随时

今年将是我第三次参加世界杯。关于女足世界杯，我有太多的回忆。从1999年的青涩少年，到2003年的中坚力量，到如今看到听到报纸和电视上“老将浦玮重返国家队，入选多曼斯基第二期集训大名单”之类的新闻。才27岁的我不算老吧，或许就是1999年世界杯的那批队员里面如今只剩下了我。

1999年的世界杯，让很多人认识了我这个“大辫子姑娘”。说我一夜成名，当之有愧，可能当时我是队里最年轻的主力，所以比较显眼一点。其实我觉得世界杯后的一切荣誉和光环都要感谢老队员和教练，我只不过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用自己的能力把握住了，但是我不是创造者。创造者，或者说是真正的英雄，是老队员们。她们对足球的执著感动了我，她们用信任鼓励着我。还记得世界杯的第一次出场，比赛前，紧张、不安袭击我的全身，可在队友们拉起了我的手走向球场的时候，她们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自信，手拉手的出场，我感到了在11人之间传递着的力量。更难忘四分之一对

“冰融化了变成什么？”相信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脱口而出：“水。”然而，有一名儿童则回答说：“春天。”假如你是老师，对这两个答案，怎么判？有一个老师是对回答“春天”这一答案无情地判了“错”。老师为什么要判为“错”？因为标准答案是“水”。

作为教师，那老师判“错”可说没有错——因为她必须按照标准答案“批改”，如果自行其是，就很可能被认为是“误人子弟”。但是，这样的判“错”，又确实错了，而且错的是那么武断、那么荒唐，如此“格杀勿论”，简直让人“毛骨悚然”。

咱们可以品味一下，“冰融化了变成春天”这一想象，多么富有诗意：把题目和答案连接起来，就是一句优美的诗句。而且，咱们还得老实承认，孩子比成人的想象力更发达，有些美妙绝伦的联想，只有童心才拥有。比如，有位作家的孩子躺进晒过的被子，突



阳光系列之二十（油画）应海海

有下榻的地方。这半边床，外公一直睡到去世。

喔，我总算明了江原的外公只睡半边床的原因，也同时明了江原不愿拆床的情由。

江原还向我透露，他与妻子已离异，那张承载过良辰喜庆和海誓山盟的大床也随之拆了，而外公的那张单人木板床则归他睡了。他总是睡靠墙的半边，而留出朝外的半边，那原本是外公的铺位。躺在这张床上，一股人生苦旅中的温馨油然而生；而那空着的半边床，则给他提供了美好的想象空间。

三战世界杯

浦 玮

来紧紧地拥抱住我，温馨的感觉有如暖流一般阵阵涌入心头。

老女足见证了我成长的足迹，那种感情是无法形容的，1999年后，老队员们逐渐退役，我心中难免会有酸楚、依恋和不舍。我的伤感，是因为这些老队员们那么辛苦地付出，就为了世界杯能夺冠的那一刻。可惜，离冠军就差这一步。当我感觉今后还有很多机会时，她们却只能抓住这一次。老队员的离开让我从小妹妹逐渐变成了队里年轻的老大姐，那种转变，使我不自

然对妈妈说：“我闻到了阳光的香味。”“阳光的香味”，不就是朱自清“（荷叶的）缕缕清香，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”、“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”之类的“通感”吗？而且，在那孩子们的想象里，“阳光”能够散发出“香味”是那么的“浑然天成”。

对孩子的这种“通感”，让这位当作家的妈妈吃惊不小，又复欣喜不已。

然而，也幸亏孩子的妈妈是作家，能够感受到“阳光的香味”；如果让恪守标准答案的教育人士听到了，这样的句子就很可能要被判为“不通”，这样的联想也很可能要被批为“胡思乱想”。

确实，现在有些学校所尊崇的教育理念、倡导的教育思维，是排斥孩子们的奇思妙想或者说天马行空的。他们所尊崇的这些教育理念都是以培养所谓的

符轨合辙、循规蹈矩的学生为“最大成功”，所倡导的教育思维也是以灌输所谓正确的思想、标准的答案为“最高原则”。所以，在教学的过程中，就必然是奉行以书本的正确为正确，以答案的标准为标准，在要求老师“照本宣科”的同时，也“勒令”学生“照搬照抄”。当然，对自然科学，比如那些原理和公式，自然是应该讲求一是一

二是二的，问题是，对那些原本就是纷繁复杂、丰富多

彩的社会科学，比如语文教育，现在也往往讲求丁必须是丁卯必须是卯，随便什么题目都给出划一的标准答案，合标准答案的才是对的，否则就是错的。

不仅如此，如果孩子们稍有“反抗”，比如，孩子们要发一发“奇想”或者想尝试一下“反其意而用之”，老师往往还不惜“镇压”——以大大的“×”实行“格杀勿论”。当然，这样

“镇压”，是缘于有些人总认为，我们大人比孩子聪明、高明，所以，往往视孩子们的思考和想象为幼稚或怪诞，从而漠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更有甚者，是对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不以为意，对孩子们的天马行空认为离经叛道。其后果则是，久而久之，孩子们原本发达的想象力和强劲的创造力，被无情地遏制和可怕地扼杀。事实上，如今，能够回答说“冰融化了变成春天”的实在已是寥寥晨星。

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悲哀。为什么我们的教育，就只需要“水”，而不需要“春天”呢？

然而，现在，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了只需“水”不要“春天”问题的严重，并有勇气承认，水暖春至是连鸭子都知道的？是的，教育的“春天”，实在是首先要“融化”掉我们头脑中坚（顽）固的“冰”，才能真正到来的！



促织之鸣

赵丽宏

秋风起时，蟋蟀的鸣唱便在四野响起，清亮而幽远，引人遐想。童年时养过蟋蟀，也到乡下的田野里捕捉过蟋蟀。迷恋蟋蟀时，曾对和蟋蟀有关的一切都感兴趣，包括写蟋蟀的文字。

在中国古典文学中，涉及蟋蟀的作品给人印象深刻。对现代读者来说，影响最大的，当然数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促织》，这是充满想像力的故事，人和蟋蟀角色互换，罗织成跌宕起伏的传奇，人间的悲欢离合，皆因小小的蟋蟀而起。

中国古代诗歌中，将蟋蟀作为歌咏对象的也有不少。在古老的《诗经》中，就有具体描绘蟋蟀的篇章，那是《邶风·七月》：“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这些诗句，对蟋蟀的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性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，也写出了人类和这种会唱歌的小昆虫之间的亲密关系。在后来的古诗中，也未见有人对蟋蟀作如此贴切准确的描绘。《诗经》中，还有另一篇关于蟋蟀的《唐风·蟋蟀》：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。无已大康，职思其居。好乐无荒，良士瞿瞿。蟋蟀在堂，岁聿其逝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迈。无已大康，职思其外。”现代人，读这样的文字，有点费解了。这里写到蟋蟀，其实只是以蟋蟀作一个引子，引发对人生和岁月的感慨，诗中并无对蟋蟀的描绘，在秋风中听到蟋蟀的鸣唱，联想到的是时光的流逝，岁月的无情，是由此而生的人生的急迫感。数千年前的咏叹，现代人还能吟之而共鸣。

蟋蟀被称为“促织”，原因是它们鸣唱的声音。夜晚，女人们坐在织机前织布，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蟋蟀鸣唱仿佛是在催促她们勤快挥梭，“促织”之名便由此而来。谁是首创者，无从查考。在汉代《古诗十九首》中，已见“促织”出现：“明月皎皎光，促织鸣东壁。”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另一处出现蟋蟀：“晨风怀苦心，蟋蟀伤局促”，促织和蟋蟀，看来那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同义词。蟋蟀得名促织，显见它们和人类生活的密切关联。

唐代诗人罗隐有《蟋蟀诗》，也许是古人咏蟋蟀的诗篇中最具体的一首，此诗为四言诗，形式类似《诗经》和汉赋，内容则别出心裁，诗人似和蟋蟀对话，写得很有感情。其中写蟋蟀的生活形状：“顽黠黠芳，吹愁夕长”，“周隙何榻，繁囿蚤缘”；写蟋蟀的鸣唱：“如诉如言，绪引虚宽”，“坏舍啼哀，虚堂泣曙”；最后还是在蟋蟀的鸣唱中发出惆怅的叹息：“美人在何，夜影流波。与子伫立，裴回思多”。这首诗，写得气足神足，大概当时的人诵读也会有海涩之感，没有广为流传，很正常。杜甫也写过《促织》，比罗隐的《蟋蟀诗》通俗直白得多，描写的生动和感情的深挚，却更胜一筹：“促织甚细微，哀音何动人。草根吟不稳，床下意相亲。久客得无泪，故妻难及晨。悲丝与管弦，感激异天真。”从蟋蟀的鸣唱，引出羁旅游子的思乡情怀，写得自然真切，让人感动。

在古诗中，蟋蟀的鸣唱大多是愁苦的“哀音”，不过也有例外。我记忆中印象亲切的蟋蟀诗，是宋人叶绍翁的七绝《夜书所见》：“萧萧梧叶送寒声，江上秋风动客情。知有儿童捉促织，夜深篱落一灯明”。喜欢这首诗，其实是因为后两句，诗中对儿童夜间挑灯捕捉蟋蟀的描绘，常使我想起童年去乡下捉蟋蟀的情景。在手电和蜡烛的微光中，那透明羽翅的振动，那晶莹长须的飘拂，曾经怎样激动欢悦了一个天真少年的心。



十日谈

加油，中国女足

女足裁判见证了 中国女足的辉煌，请看明日本栏。